

话说韦小宝

# 可疑的笑脸



上海远东出版社



# 可疑的笑脸

——话说韦小宝

张目著

上海藏东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郑西海  
封面设计 张晶灵

## 可疑的笑脸

张 日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长阳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千字 218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80613-574-X/I·301 定价:13.00元

# 前言

“男人笑咪咪，不是好东西；女人面孔红，心里想老公”，这是清康熙年间成功而快乐人士韦小宝对人性的考察。

这位金庸小说《鹿鼎记》的主人公，可谓际遇和运气皆是天下第一。有人概括了韦小宝的十个天下第一：一、出生于当时天下第一的繁华城市——扬州；二、随茅十八到天下第一大国的首都北京，去会满州第一勇士鳌拜；三、和天下第一年轻有为的君主康熙大帝结交，并成为密友；四、被誉为天下第一个值得结交的人物陈近南收为门徒；五、任天下第一反清帮会——天地会香主；六、遇上神龙教，受教中第一号人物洪教主青睐；七、被天下武功第一的独臂神尼收之为徒；八、会天下第一奸雄吴三桂；九、见天下第一美人陈圆圆；十、做欧洲第一大国——俄国苏菲亚公主情人。（《金庸传奇》）

他为什么这么成功？为什么这么快乐？为什么这么幸运？作者生长在讲求“道”与“术”的时代里，当然不能免俗，便在本书的第一章至第七章中考察了小宝与赌与女人与事功与领导与暴发户与传统之关系。兴味盎然之余，仍是有些迷惑。

一反思，觉着是距离太远，于是将眼光放回到当代，写了《韦小宝与我们》（上、下）两章，又接着在最后一章《韦小宝与

金庸》中发现了韦小宝竟是金庸的儿子：他既是金庸与“记忆”和解的产物，也是当今快乐时代的产儿。

这么寻寻觅觅地跟着小宝跑了圈江湖，来写这篇前言，原以为定能将小宝成功之术快乐之道娓娓道来，可忽然觉得小宝又溜得无影无踪。

但，就像《聊斋志异》那张美丽的画皮留在傻书生的手中，我的眼前幻化出一张小宝的笑脸。

这张笑脸却让我难以言表，只能说它很可疑。

于是我又细细读了一遍《鹿鼎记》，却依然无助于解读那张笑脸。

什么地方出了毛病。金庸在写完《鹿鼎记》后，又写了一篇长文《韦小宝这个小家伙》，试图分析韦小宝是怎么一个人，结果也是一声“唉”罢了。知子莫如母，金庸是又当爹又当妈，他都没弄明白，我凭什么来解读小宝的笑脸呢？

终于，我想出一个补拙的办法，看看当代的“我们”中有没有和小宝相似的笑脸。

这个工作要容易得多，第一是我在本书尤其是在最后的三个章节中已找到了有些形似有些神似小宝的笑脸，有了一定的经验；第二，我利用了自己编辑报纸的经验，那就是要像为版面文章配照片那般寻找合适的面孔。

第一张我找到的是克林顿的笑脸，它就在克林顿为了竞选包装自己、写的《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 21 世纪对美国的挑战》一书的封面上。为了核实印象，我翻了一遍他与共和党候选人多尔的两场“'96 美国大选”的辩论辞。一看乐了，据说这代表了“婴儿潮”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60 年代

初时期出生的人)与二战的一代人的较量。可我发现多尔没办法与后生小子克林顿比划。

克林顿在这四年中,国内国外出奇的太平,国内就业机会增多,经济稳步增长,道·琼斯指数扶摇直上;国外波黑乱子趋于搞定,中东迎来相对和平。但在辩论中,多尔有着似乎隐含着比找不到茬子更大的愤怒,那就是这一切都不是你克林顿的功劳啊。国内的经济有如此成绩,都是我们共和党的前两届总统苦心经营的结果。你一击败布什,刚上台经济大势就出现反转,不是坐享其成吗?国际事务上,里根时代苏联解体,布什时代收拾伊拉克,你克林顿连索马里都应付不过去,何德何能?

“这个,他又来那一套了,”多尔反复提醒大家,“我的意思是很多事情在他上任之前已经着手做了,他却夸大说都是他做的,他实际上没有做那么多的事。”

而克林顿满脸微笑,满不在乎,他也反复提醒多尔:“现在不是美国的午夜黑暗时期。我们比四年前更好过了。”

现在比过去的日子好过了,你还准备怎么着?

其实我们相信很多人会赞同多尔的不满意。因为克林顿为将美国人带入 21 世纪的三方面步骤是:“首先,为每一位美国人创造机会;其次,要求所有美国人承担自己的责任;第三,形成更强有力的社区。”前两方面大而无当,空而又空;第三方面又忽然坐实到极具体的方面,有拼凑之嫌。

很明显,让这样一位贫乏而幸运的人去做重圆“美国梦”的司仪,确实让人纳闷。60 年代的肯尼迪开发“新边疆”时,带着“西部牛仔”阳光灿烂的笑;80 年代的里根被选出来与苏联抗衡时,带着好莱坞梦幻工厂的笑;不管他们的笑有多么做

作,总和梦想(理想)搭点界。到了克林顿,完全是“追求镜头效应”(多尔语)的笑。

克林顿的微笑后面确实没什么东西,他在连任总统的郑重许诺中反复提到的一点就是让12岁的孩子都能“上网”。

但即使如此,他的对手多尔却对他构不成丝毫威胁。多尔很像《鹿鼎记》中的老侠客,对韦小宝奈何不了。他的搭档肯普在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吹捧多尔:“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一个讲原则的人,一个在1945年为救护受伤的兄弟从里瓦山脉的狐狸洞里爬出来的人。圣经上说:‘没有一种爱比献出生命更伟大的了。’鲍勃·多尔正是这样。他走过阴暗的低谷……”

最后一句话是夸耀老年人走过的桥比年轻人走过的路还多,但这又怎样呢?多尔,你在加利福尼亚的奇科作竞选演讲时,竟从讲台上掉了下来!

多尔反复暗示人民,克林顿是“自由派”,让人联想他是60年代不负责任的“嬉皮士”。多尔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索性直陈:“在克林顿政府内有这样一批精英,他们从未成熟,从未做过实实在在的事情,从未作出过牺牲,从未经历过苦难,从未学会足够的知识,让他们行使大权把你们赚的钱投入到那些目的不明、只是使他们自我满足的计划之中,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有失体面的。”

可正如一位三年级的大学生向多尔发问:“我想谈谈那些有关你的年龄的争论。你认为你能对今天和未来美国年轻人的看法作出反应吗?”

多尔回答时的犹豫给人的印象似乎比克林顿应付“白水案”的麻烦还要糟糕:“嗯,我认为年龄很——你也知道,智慧



来自年龄、经验和智力。如果你拥有其中一些因素的话——我拥有年龄、一些经验和一些智力——而这些加起来就成了智慧。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力量，是一个优势。”

支支吾吾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多尔在美国人的面前并没表现他的智慧是“一种力量一个优势”。多尔竞选最吃重的一点是要减税。可正如克林顿的反唇相讥：“我只能对你（上述的大学生）说，我并不认为多尔参议员年龄太大而不能当总统。我心存疑虑的是他思想观念的年龄。你的年纪不大，恐怕不记得了。但以前就有人这么试过，在选举年对人们许诺进行得不到补偿的减税。”

这里的“有人”可能是里根，因为减税是里根时代根据红极一时的供应学派提出的国策妙方。结果对美国经济的疗效实在不怎么样，反而加重了财政赤字。此番多尔重提旧事，当然遭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

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出多尔有什么智慧或思想了。既然没什么思想，多尔也只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和克林顿斤斤计较，一个说旨在禁毒，一个说旨在禁烟。结果是克林顿问多尔：“那你是反对禁烟吗？”“不，我也赞成。”接着，多尔问克林顿：“你反对禁毒吗？”“不，我也赞成。”那大家都赞成，这不是故意找茬、开正方反方的大学生辩论会吗？

一会儿，多尔又对克林顿说：“你在这方面没做好。”克林顿回答：“我已着手做了。”“你应该早点做。”这是父亲硬要教训儿子了。

电视主持人莱勒觉得事情不大对头，反复问他们在政治哲学方面有什么分歧。克林顿坦陈他的哲学很简单，就是让大家生活过得比现在好，过得实惠（这和韦小宝的“哲学”——

“大家有饭吃，大家花差花差”有异曲同工之妙)。多尔则认为分歧在于克林顿是“自由派”，而他不是。区别也简简单单的，他增税，我减税。

莱勒见在两位总统候选人身上问不出个究竟，只能去问他们的搭档：“总的说来你们两方面在政治哲学上的分歧是什么？”两个搭档叽哩呱啦说了一通，比两位总统候选人说得还要不清不楚。莱勒急了：“我们还是回到哲学问题上。你们认为竞选双方之间有没有基本的哲学分歧，抑或你们所谈论的那样只是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肯普这位前美国橄榄球明星忙接过话题：“噢，这有一个极好的例子，我和鲍勃·多尔要对每一个美国人在工作、储蓄、投资和承担风险方面进行全面减税。”

瞧，“哲学”又回到减税增税去了。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哲学”，或者说没有什么更好的哲学来代替克林顿的“破”哲学，那么也只有让克林顿带着自己（美国人）去跑 21 世纪的江湖了。毕竟克林顿运气好，是个福将，而且许诺将自己的好运气带给大家。这已经很不错了。

尽管克林顿的微笑还是很“可疑”。

第二张笑脸也是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1995 年世界金融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可能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尼克·里森了。如果仅看书名，不谙内情的读者会把里森视作呼风唤雨的大金融家哩。其实，他只不过像个孩子在巴林银行玩了一把火，本想用水扑灭它，却发现倒的是油，结果把这个有几百年历史的老银行给毁了。

里森曾经也是个幸运儿，他出身在英国的底层阶级，18

岁进入英国的一家银行,20岁到著名的美国摩根斯坦利银行工作。他的年收入已达两万英镑,且买了一间公寓。正如里森得意洋洋的自述:“在我的朋友们看来,这些都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之中有泥瓦匠、电工、管道工,还有一些人在商店工作。”

里森的幸福不但在于他进入了一家大银行,而且从事的是期货与期权的清算和交易。因为期货与期权被称之为衍生金融产品,真正在金融世界站住脚也是近十几年的事情,是传统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崩溃的产物。从理论上来说,金融衍生是种契约,在于保值、价值发现和规避风险;实际上它却也可以是钻传统金融制度的一切产品漏洞的“合法”的投机工具。所以,它更像是一场高智力的数学游戏,且种类繁多。像互换合约、远期合约、期货合约、卖出期权合约、买入期权合约、掉期合约、最高限价合约、最低限价合约、最高限价期权、套利合约、回购合约等名词,在媒介中屡有出现。

因此,金融衍生产品和晦涩难懂的现代诗一样,既是一流高手爱玩的游戏(金融大玩家索罗斯就和英国政府在欧洲货币市场玩了一把,大获成功),也是聪明的傻瓜、骗子喜欢混迹的所在。

里森也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他凭着在当代最时髦的银行把玩最时髦的金融工具的身份,在英国最古老的投资银行迅速得到升迁和重用。其后的故事则广为人知,里森代表巴林银行,在新加坡和东京两个市场来回折腾。为了欺瞒一笔数额不大的亏损,在短短的三年中,屡败屡战,屡战屡败,造成86000万英镑的损失,几乎是巴林银行资本的两倍。所以,里

森还应该牛得不行，得说“我如何弄垮两个巴林银行”。

瞧，里森在自传的封面上笑得多么多可爱多诚实。他在自传中似乎也显得无比诚实，说是要“着重展现一些事件的真实面貌”。他把矛头直指巴林银行的高层管理，说他们拿着高薪却不负监管之责，查帐的专家也是十分无能，若是早查出来也不会有灭顶之灾云云。最后，他在《自序》中将祸水引向英国的金融制度：“譬如，在书中，我引用了英格兰银行的报告，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其中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那份报告只不过是废纸一张——跟新加坡提交的那一份报告比起来，它让人感到羞愧。”

果然，里森的自传一出，很快将舆论对他的愤怒转为对英国银行制度和金融衍生产品的谴责。而里森只不过是个令人同情的受害者。

活脱脱的韦小宝二世。

巴林银行确实有许多漏洞，如让里森身兼交易和清算主管等等。可里森是否想到过没有，正是巴林银行面对汹涌而来的衍生产品，束手无策，才如此重用你？如果在传统的金融体制内，还有你里森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的山头吗？巴林银行很像个古典油画的大收藏家，被形势所迫，只得到你里森的当代涂鸦画廊收购些时髦的东西。凭你这张诚实可信的笑脸，还不是把这些目瞪口呆却放不下架子的绅士骗得团团转？

事实也是如此，不管是巴林银行的高级主管还是分管里森的上司，都被里森花得晕头转向。里森的管理十分混乱，手下的人多次失误，他却将这些亏损扔进“88888”所谓的“错误帐号”。直到巴林银行破产的两个月前，1994年12月，在纽约举行的一个巴林金融成果会议上，250名在全世界各地巴林

银行的工作人员,还将里森当成巴林的英雄,对其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韦小宝和里森的微笑中都透着愤世嫉俗的情怀,只不过一个主要给了吴三桂,一个给了巴林银行的老板。出身在泥瓦匠家庭(“父亲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他那狭小的世界里”)的里森,1989年进入1763年创建的世界首家“商业银行”巴林银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银行的总部,许多印有戴高顶礼帽的人及蒸汽火车的旧时的股票被画框装潢起来,挂在墙面上。1830年,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时,所有资金就出自巴林银行;20世纪初,英国皇室又成为巴林银行的特殊客户。因此,巴林家族先后获得了五个世袭的爵位。

“走在楼梯上,我还可以看到墙上挂着许多巴林家族成员的肖像。画中的人都安详地凝视我头顶上方的空间。他们脸上流露出的神情,叫人觉得他们属于那种经过世面、而且一切如愿以偿的人,而且他们对相隔一定的距离来控制他们家族庞大的帝国非常满意。”下面的话就更值得玩味了:“他们不必再亲自动手。他们已经雇佣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来为他们工作。”我可取而代之。当年的项羽见到出巡的秦始皇亦有同感。

但里森没有霸王的胆气和底气。他可以骗巴林银行的领导和同事,但在市场上,却被隐藏的对手玩得好惨。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操作手段出了什么毛病,老疑神疑鬼有人窃听了他的电话。从自传中可以看出,里森完全被恐惧吓慌了阵脚。虽然巴林最后的崩溃起因于1995年1月18日的日本神户大地震,但其后的数天中,日经指数还未发生剧烈波动,里森有

改变策略的机会(其实1993年7月,他已将88888号帐户亏损转为略有盈余,但其后又因为争夺一个大客户,仅一天的损失就高达170万美元)。可他却选择了和整个市场对抗,将日经指数强行推高了一点,结果几乎所有的烂的烫的山芋全扔在了他怀里。

但在自传中,他很少有羞愧的表示,却在短短的三页《自序》中,两次谴责英格蘭银行的朋友应该“羞愧难当”。而且读者若细读《自序》,通篇都是为了“真实”而对别人提出“几个层次较高的问题”,如:你们这是不是在欺骗?你们这是不是无能?你们这是不是在赌博?

最可乐的是在《自序》的开头,他认为本来是该照例写一段献辞的,可因为是“照录我的生命中并不怎么光彩的一段经历”,也就不献给别人了。也仅在此处体面地表一下态而已。

1995年2月23日下午2点10分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收盘时,里森摇了摇头:“我必须放弃努力了。”

然后“悄悄溜出交易大厅,快步向外面走去。一路上,我向好几个人点头示意,向他们露齿而笑”。

好一个笑脸。

在本书中,我已指出韦小宝和香港都市人格有着十分感性的联系,遗憾的是没有作出具体的展开。在这里,我想借助香港“顾博士”的《香港明星·科学面相》弥补一些遗憾。这位顾博士采用的是西方的“面部区域分析学”,据说它继承了“人相学”和“骨相学”的精华,参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左右脑功能的科学,借助暗房的接驳技术,将一个人的面孔分为正、右、左三面。人的正面,是给予别人“整体印象”的焦点;右面,是

他的“社会性格”的写照；左面，则是他那“潜藏性格”的浮影。

因为所以，科学道理。此种分析理论是否“科学”我并不关心。但“顾博士”在分析时无疑运用了许多对这些娱乐圈人物的感性经验，而且一些明星的亲友声称他“观人于微”得很准，这就很有意思了。

先看 he 如何阅读梁朝伟的笑脸。提起梁朝伟，就会联想到韦小宝是他演活的。顾博士也是顺着韦小宝和梁朝伟的关系来分析的。他认为，梁朝伟的正面笑脸，“可爱有余，却是星味不足”。及至“伟仔”的右面重组照，“令我们看到一个抑郁、孤僻，不愿与外在世界打交道的小孩。这是韦小宝的相反呀！”

因为这个伟仔，他的眼睛散发着疑虑、忧愁与不安；他的嘴巴半合，正是“想说又不敢说”，总觉得说与不说也无分别；他的面部肌肉拉紧，怕与外界接触，深恐“外面的叔叔伯伯婶婶都不会理睬我，甚至会伤害我”。但到了梁朝伟的左面重组照，他便从“不知所措，进退失据”一变为“积极进取，奋勇向前”。这张笑脸的“面孔是圆嘟嘟的，给人一种亲切而乖巧的印象”。他的眼睛由“右脸”的单眼皮变为双眼皮，而眼中神采活现，对生命充满着好奇，对生活怀着希望。右脸“苦笑”的嘴巴在“左脸”是“傻笑”，正是一个憧憬着如何去闯荡江湖的傻小子。

顾博士说：“韦小宝这角色，把梁朝伟的潜能带出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说，韦小宝初出丽春院，也是带着苦笑兼傻笑，是皇宫和江湖把韦小宝的潜能带出来了？

梁朝伟扮演的韦小宝可以代表早期香港人对《鹿鼎记》的理解，到了笑星周星驰担当韦小宝的角色时，可以说是大家都

进入了搞笑(娱乐)时代。

从周星驰的正面笑脸看：“单是他那阔而扁的嘴巴，已带出他无厘头文化代表了‘无奈攻击性’，阔嘴之人，皆有强烈的‘吞噬’欲念——将外在世界的，‘合并’为自己一部分。由此可见，星仔是一个有侵略性、占有欲的人。”但星仔又带有“扁扁嘴”的表情，明显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一旦人觉得有“龙居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之感，又一时无法声张，传统的中国人是将怒气隐忍，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笑脸，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在当今的娱乐时代，周星驰便成了讲话牛头不搭马嘴的“无厘头文化”的带头人。

博士到底是博士，顾博士下面的分析很精彩：“星仔将个人的语言能力，‘无’奈而有意地九不搭八活用，他将市‘厘’用语，完全违反了既成文法与语言逻辑的纯熟运用；他因此而独树一帜，挣得出‘头’。”

下面的一段话，我在本书《韦小宝与暴发户》一章中也有相同的意思。“星仔那懒洋洋、有气没有力、漫不经心的强力语言攻击性，正好反映了小市民那种被压迫而无法打出来的怒气。无厘头语言方式乃小市民一种 AK47 般猛烈的武器：‘我钱唔够你多，成就唔及你大，但我每讲一句话，你都听不明，无法反应。哈，阿叔 IQ 高过你，你吹……吹咩？’”

但在说那些“听不明”的切口时，似乎还隐藏着一层妒意和想象中的占有后的潇洒。例如，在上海流行语中，钱的计量单位称呼最为复杂也变化得最快，而且切口总比实际的数量来得轻描淡写。同时，此类流行语也随着时代的欲望不断增大而盛衰。一分钱称之为“一密力”(60~70年代)；一角钱是“一吊里”(60~70年代)或“一毛里”；一元钱是“一超里”或



“一板兄”(60~70年代);10元钱是“一角”或“一根分”(60~70年代)或“一根电线木头”或“一张分”(80年代中期);100元是“一笼”(70年代初),1000元是“一汀分”(70年代)或“一块门汀”;10000元是“一草分”(比“一汀分”出现时间晚)或“一只米”或“一粒米”(90年代初)。而与五十元或半数相关的数量单位还有“一只手”、“半汀分”、“半笼分”、“半超分”、“半块门汀”等等。

如果带着这种感觉去阅读周星驰的“全右面”的“社会面具”,就会发现貌似吊儿郎当的笑脸后面的内心犹豫和紧张。顾博士提到上一代人“柯老大”(柯俊雄)对星仔的评价是“用戏唔用脑”。其实,这也代表许多在社会中担当“中流砥柱”的中年人对下代人的看法。不过,他们不是故意遗忘年轻时代曾有过的相似情境,就是居高临下看晕了头。

还是顾博士狡猾,看出了可疑之处。他认为周星驰何止是不用脑,而是用脑过度。“星仔此人很多‘内心对白’、‘内心戏剧’,不时在发白日梦;他不由自主地在内心排演他的角色——他在这里花的时间肯定比其他人多!可是,他的半睡半醒状态,神不守舍面容,却会令人误解他是‘不用心拍戏,没责任感’。”

瞧,他的那双眼(右面重组照):“大而无神,全无焦点。一半是看外面世界,一半是看‘里面的剧情’!”

但是,老这样外松内紧,却没试过正儿八经的较量,心里不免有些“虚心”。所以,故作玩世不恭状,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我只不过玩玩的,未尽全力”。若失败了,我还没尽力哩;若成功了,我没尽全力,就这么能耐,若全副精力用上,那还了得?其实,他暗暗使劲时,连吃奶的力气用上了也未可